

菩薩藏

第 86 期 2017年6月

知恩之人，所得功德，說不可盡。

不知恩者，所得過患，亦復無量。

（《菩薩本緣經·鹿品》）

回歸二十週年 提舍



不經不覺回歸已二十年了。說短不短，二十年的時間，佔人生的光陰不少，可以做的事非常多，乃至翻天覆地；另一方面，說長也不長，在歷史的洪流中，只是一瞬，其間的恩怨情仇，已算不了什麼，一切將成過去，成為歷史，乃至自己的生命。

回歸，猶如改朝換代，必經歷天翻地覆的轉變，不穩定，千千萬萬人經不起轉變而隕落，無數高風亮節的人經不起考驗而墮落。更多的人看到現實的峰起雲湧，個人的無能為力，無助，不單是各個派系的湧現，個人的力量薄弱，更見到業力的不可扭轉。

香港是一個福地，有具足福報的環境供人享用。然而，必須有智慧，才能安享及恆久。換句話說，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進步城市，在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乃至精神方面，都有完善的設施，使人安居樂業，但這些背後，必有重大的成本去支撐，要享用這些成果，必須努力工作、或是費心籌謀、或是出賣尊嚴、或是拒絕引誘、或是淡泊自活。生活艱難、壓力，是福地的代價，要拿出智慧去平衡，處變。福地的背後，原來譎變莫測，亦需智慧去解碼、抉擇。縱使偶而成功，腰纏萬貫，亦須智慧去保持，稍一不慎，也許會一夜間變成一無所有。福德與智慧，在這個地方，可以有很好的體會。可惜，人們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身在險中不知險。

回歸前，各人皆感到巨變的來臨，當時最擔心的是大陸對香港的控制，是否真的一國兩制，是否不會用大陸那一套？坦白說，當時沒有人不擔心，沒有人有信心，這些從移民數字可清晰看到，沒想到竟安然度過，沒想到竟有如此大的自由度，沒想到生活的被干擾近乎零，但更沒想到被搞砸的竟是自己香港人。回歸的預測社會會動盪，謀生艱難，沒想到竟風平浪靜，近乎全民就業，福利基本可以，反是寄以厚望來支撐的商家卻叫苦連天，中小企業更苦不堪言。政府一如既往，冷漠無能，官僚，推卸，自私，唯利是圖。貧富拉距不斷擴大，部份人民不聊生，地價狂升，政府趁火打劫，徵高稅款，卻將責任推向地產商及投資者。除官商勾結外，政府更將利少，煩惱多的工作外判給商人。對任何施政，只用懲罰性的措施，完全缺乏鼓勵性，獎賞性的措施，遇到強大的阻力或不順暢便畏縮不前，總括而言，是欺善怕惡。一部份人勾結外國勢力，進行破壞；竟有一部份人看不出背後的陰謀，盲從附和。癥結之處在政府施政失當

，失卻民心，破壞者乘勢發動，一呼百應。幸而香港是福地，往往柳暗花明，起死回生。可是，我們能單靠運氣嗎？大陸已明言，香港人再搞不好，只有由他們來收拾。回歸前，我們曾認為沒有英國人統治，仍可做得到，香港人才足夠，香港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。只要沒有任何干擾，香港仍然會是最好，香港人仍然是最強。如此自負的結果，當然窒礙不前，自吃苦果。沒想到香港的自立，竟只靠運氣及大陸背後的支撐。

大陸對文化、言論的壓制，由來已久，源於對民主、群眾的恐懼，不能說這些恐懼是無中生有，但也不能說這些恐懼不是過火。中港關係，早在回歸前已對立，先是中國極度貧窮，政府不去重視，香港源於血緣及地緣加以賑濟，大陸在文化及意識型態上收緊，香港則將文化及國外事物引進大陸；顯而易見，那是文化上的對立，雙方均要改變及壓倒對方。由於香港是施主及大陸政府的腐敗，香港很瞧不起大陸，及回歸後，大陸奮發自強，短短十數年間，已超越香港，並倒過來賑濟香港，瞧不起香港；而香港的領導者，每況愈下，跟大陸的形勢，各走極端。中港矛盾，由於嫉妒、利益，情意結自然產生。中國已有很大的開放，中港的敵對，再不是意識型態上，及從文化上去壓倒對方，而是走向共融，調和，這很難說是那一方成功壓倒對方，只是這二十年的變化，發展迅速，非二十年前能預測。

二十年的歲月中，不但看到香港逐漸老化，且看到被寵壞，每個人皆不滿，埋怨，無所事事（勉為其難地工作，無所成事），甚至顛倒黑白，是非不分。香港人變得愈來愈自私、小氣、短視、乏善可陳。

那麼，香港是否沒有希望呢？源於過往積下的善業，香港仍是福大命大，仍是充滿機會，只看如何掌握。那麼，香港該怎麼走呢？首先，別回望過去。二十年過去，與二十年前相比，香港已面目全非，英國殖民地的影子，早已洗刷乾淨。未來的變化恐怕也會相當大，難測難料，很多人已抵受不住壓力，出現精神問題。目前有三大隱憂困擾著人們：一、樓價高企，已非常人能負擔，但花無百日紅，如此狂升，是會帶來災難性後果。二、全民就業，本來是好事，無奈各行各業人手不足，不能提供應有的服務，負責任的工作人員，承受很大壓力，如果長久不能解決，將造成崩潰。三、全球的恐怖襲擊及軍事對抗，因涉及複雜的人事關係，難測難料，非個人或世上任何一國能左右。第一、二項是政府的責任，理應儘快解決，別讓問題弄至一發不可收拾，第三項只能祈求三寶護持，國泰民安。

未來香港應何去何從？1•要心平氣和。衝動敗事有餘，且容易被人利用，陷於不義。2•發正義之聲。現今除了埋怨之聲外，便是顛倒黑白，似是而非，厚顏無恥之聲，正義之聲極缺乏。3•把握機遇。雖在困難時期，仍然有很多機會。4•各司其職，各守本份。在困難混亂中，能謹守崗位，是何等重要及正義。5•忍讓謙卑。社會上儘是鬥爭，對抗，人際關係惡劣，只會帶來各種傷害。6•明辨是非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親近善士，是非明了。

從因果立場，社會問題，亦如個人問題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種善因，得善果，要改變個人、社會，乃至世界，必須不斷行善，不斷種善因，才能有所改變，而最大的善因，最有效的方法，莫如弘揚佛法，此乃古往今來的不二法門。

一位西方中年男子推門進書店：「Hello, Good Morning!」

老頭子急跑過來，攔阻他進來道：「你不懂中文不可以進來，這裏有很多中文書，如果你不懂中文，就如入寶山空手而回。」

「你們沒有英文書嗎？」西方男子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問。

「有，我們有，只是不懂中文便不准進來。你可知道漢傳佛教是世界佛教三大語系之一，非常重要嗎？你既肯學習漢語，足見你的誠意，請進來。」老頭子讓他進去後，伸手阻攔後面一位猥瑣的青年男子道：「你認識佛學嗎？可有讀過佛學基礎班？若無認識，這裏那麼多書，恐怕你摸不著頭腦，如果錯選書籍，讀來便事倍功半，嚴重點說，可能走錯方向，令你產生矛盾，對人生更困惑，或是退心。」

「請問那裏有佛學基礎班學習？」男子怯怯地問。

「你必須報讀一些全面的，精要的佛學班，把基礎打好。那麼，不論你將來的路如何走，都能有一個紮實的基礎去實踐。」老頭子老氣橫秋道。

剛有兩位女子買了書後，正要離去，老頭子為她們拉開門道：「謝謝惠顧，請再光臨。下次到來，你們要將閱後心得報告，但千萬不要只『歌功頌德』，有寫得不好的地方，不妨放膽批評，有批評，能看到不妥之處才有進步，不要只是消閒式看過了便算。不懂的可以來問，這樣才會進步，並請提供未來的閱讀大計，我們定當配合，為你們搜尋適合的書籍及善意的忠告。還有你們不要超過一個月才回來，因為如此放逸的學習，只會浪費你們難得的暇滿人身，我們不會歡迎你們。什麼樣的學習態度，成就什麼樣的得益，那是必然的因果關係。」

兩位女子慢慢離開書店，不斷回望著老頭子，互相交談，也聽不清楚是同意還是抱怨。

他又來向我要錢，該怎麼辦？他總是如此，不肯工作，在催迫緊下，偶而勉為其難地找份工作，可是很快便熬不下去，放棄了。看他常於窮困中，甚至開飯也成問題，實在於心不忍，最後總伸出援助之手。和他說親不親，說疏不疏，可相識久而又久，更感覺非只今生，難道見死不救嗎？可他毫不積極，好吃懶做，眼高手低，最討厭是諸多藉口，更埋怨其他人，說長道短，彷彿全世界虧欠他。理智告訴我，這種人已沒得救，乾脆放棄他算了。我當然不會全順他意，諸多拖延外，更討價還價。

這次以後，他定再來向我要錢。看他的現狀，缺乏一技之長，只略有一點識見，一點正義感，其他便一無可取，要命的是他毫無耐性，自尊心特強，難接受他人，幹不了多久，便這裏不舒服，那裏痛，要看醫生，不能工作，當然，他的不適也不全假，但必需停止工作才能康復。這一生恐怕賺不了多少錢，估計他約半年後會再來要錢，如是一年兩次，加起來的數目不算多；但十年累積，可便不少了。我應設法拖延，將半年拖至八個月，再將數額減十份一。那麼，便可減輕負擔，如果他的壽命不長，捱不過十年，我付出也不算多，但如果他的壽命有二十年，那就糟了，以他的生活習慣，窮困，當不會長壽吧！

我何須擔心，計較呢，乾脆全推掉他，什麼煩惱都不會有，或是與他絕交，不和他會面，不就解決嗎？

可是，能如此決絕嗎？能見死不救嗎？畢竟相識一場，能斷便斷嗎？況且佛經上不是說要布施一切貧困者嗎？不是說不能拒絕乞討者嗎？

唉！一生很快過去，能布施多少次呢？也許天降橫財，使他脫離貧困；也許他找到其他大施主，不用我幫助；也許他不懷好心，非法取他人錢財；也許他富有後，能報答我。

唉！一生即將過去，說不定我先走，便毋須被他糾纏。何須計較，何須擔心，一生即將過去，這些，算得了什麼！

人間佛教（一） 寂慧

人間佛教是近代的熱學，是社會的潮流，是大勢所趨，亦是「新」的宗派，「新」的修行方式。然而，什麼是人間佛教？人間佛教該如何修行？

人間佛教由近代高僧太虛大師提出，有感於口說大乘，行履卻是小乘的中國佛教而提出。積弱數百年的中國佛教，由於隱遁山林，自成一角，不能為眾生，為社會帶來利益，甚至腐敗無度，為社會帶來負擔，陷於滅亡的邊緣，為此而提出的救亡運動。可說是對治性，反省性的主張。亦可說，那是蘊釀多時，教界及社會大眾對佛教的定位，該是隱遁山林，清淨修持的阿蘭若行，還是走進人間，拯救世間的大乘菩薩行？其實此二路向的方式，由來已久，就是佛陀時期已有迦葉尊者的苦行及阿難與富樓那尊者等的菩薩行。這無關乎應當與不應當，純是當世佛徒的性格使然，理想是二俱存在，作出適當的平衡，如果過度側重人間化，容易陷於世俗化，同流合污的情況；相反，過度側重隱遁清修，則有違大眾，人間化而被社會遺棄。這在中國佛教歷史或他國歷史中，輾轉出現的現象，將來亦會重複不斷，如何能夠掌握調適，才是根本之道。還望多加探討。

元明以降，由於社會動盪，朝代遞改，甚至被外族統治，中國佛教遂有隱遁之志，歷經數百年，已形成山林佛教的性格。可是，有識之士，心懷大志之士如太虛大師等，當然不服膺於此，遂提出人間佛教的主張，認為那是佛陀的本懷。

嚴格來說，人間佛教是一種主張，非宗派，非修行方式，或者說那是一種循序漸進，不斷薰習，不斷為眾生的修行方式，其主旨是為眾生，不惜犧牲自我，融入大眾，不惜為煩惱困擾，甚至不斷生死，不斷煩惱，與眾生共洄於生死海。從煩惱，從庸俗，從錯誤中反省，學習，緩慢向上增進。

人間佛教是否佛陀的本懷？這是不容置疑的。佛陀證悟後，感眾生難度，欲入涅槃，後打消此念頭，深入社會各階層，展開其一生馬不停蹄的弘法活動，其後半生，常顛沛於大小城鄉，為將正法之音廣傳世間，即使年紀老邁，病弱之軀，即將入涅槃，仍孜孜於說法度眾，更不惜弟子修學未穩固之際，遣弟子四處弘法。不擇眾生身份、學識、老幼，普世救贖，其行誼無疑是人間佛教的表率。

佛經中，常看到三大阿僧祇劫，勤行六波羅蜜多。那是修學大乘佛教，菩薩道的總綱，其中沒有什麼玄秘，什麼速成，什麼巧妙的修法，只是難行能行，難捨能捨，難忍能忍的日以繼夜，累生累世的修行法。由於不急於成佛，自有餘暇去關切眾生，有餘暇去多方面利益眾生，成就難行道。如此高尚的目標，當然要主動步入人間，千方百計去利益眾生，救度眾生，必然是人間佛教。因此，人間佛教是大乘佛教，菩薩道的體現，亦是佛陀的本懷，佛教立教的核心。從古至今，人間佛教已存在及推行，只是沒有被強烈提出，因為那是本然的，必然的。可以看出，佛教是否興盛，是否能發揮功能，是否能夠住世，全看人間佛教是否推行得好。畢竟任何主義、學問、宗教，必需有群眾基礎，任何成功，必需對應群眾需求，解決群眾困難。簡單說，利益眾生。如能難行能行，當然利益眾生更大，更合乎群眾基礎及需求。

由此發揮，進一步更會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的完全無我，與眾生共生死，不惜忍受輪迴之苦，忍受割肉切心之痛，為的是那不捨眾生。

往生淨土有一很重要的事必須要做，就是成立助念團。

對於臨終能否往生，大部份人都有疑惑。例如自己有否足夠的定力？是否能放下世間事物？善根福德因緣是否足夠？魔障能否克服？妨礙往生的因緣眾多，難免令人有所憂慮，雖說具足信、願、行便可往生，簡單一點，保持赤子之心，什麼困難皆可克服。但凡夫的我們，自力不足的我們，畢竟難以排除疑惑，小心點行事，將因緣弄至最好，不是更妥當嗎？如何能小心一點，使因緣具足？除自力努力念佛外，更加行奉行十善，孝敬父母，讀誦大乘等。可是，臨終一念，至為重要，縱使沒有逆緣，對親愛放不下，或是對世間順境放不下，對往生絕對有障礙。淨土行者對這些皆很擔心，早作準備，成立助念團，不但平常努力薰修，互助互勉，且在臨終時，能成為可靠的助伴，可依托的善知識。

助念團除了有行者在往生時作出決定性的輔助外，平時亦做好規劃，預備，讓每一位成員遵守，作出義務，在需要時，亦有權利得到輔助。規劃除了日常的定時功課，共修，輔助外，對臨終的預備，鋪排彌留、家人及身後的處理，尤為關鍵。可以說，助念團的設立，在去除一切違緣，助亡者專心一意往生淨土。

參加助念團，有如預立遺囑，對死時及死後安排好，不容家人及其他人擾亂意向，專心一意往生淨土。不但避免爭拗，亦可減少其他人為亡者的安排困擾。助念團平時的不斷演練，暗示了淨土行者對自己離世的安排，決意。助念團的演練，適宜按既定程序，團員，方式進行，俾以熟習薰修，於臨終時能循慣習，隱示往生淨土，在熟習的環境，熟習的聲音，熟習的輔導下，決定往生。因此，臨終助念由既定的人員，方式下進行，較由其他助念團的方式進行好。這是適應，習慣，潛意識的力量。

助念團是一種習慣，共修的力量，是助人自助的修行方式，正好符合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」的要求。專意往生淨土，不樂接觸世事，連世間善行亦嫌妨礙或不意願，卻要積聚善根福德因緣，助念團無疑是最理想的助人自助組織。

最後一次

我讓煩惱征服了我

放縱自己

讓貪瞋痴征服了我

我不作出抵抗

不作忍辱

不頂戴清教徒的虛名

率性而行

我要盡情玩樂

讓身心釋放

無視放縱的禍害

無視因果

然後

我將斷然摒棄一切

決絕所有誘惑

重踏正軌

作煩惱的最後告別

只此一次

謹此一次

讓我縱容自我

就最後一次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香港佛教百年史的分期

要寫香港佛教史，才發覺到原來極其困難！雖然香港佛教肇始於南北朝的杯渡禪師，歷史不可謂不悠久，但一九〇〇年以前，計近二千年，竟然沒有文獻的記載，可說是完全空白，但佛教的傳播，不可能完全沒有，先賢的苦心孤詣，完全沒有記載，聖教的發展，延續，完全看不到，很是遺憾。二千年的悠長歲月，幾乎沒有佛法，可証佛法難聞。沒有佛法的漫長日子，眾生如何度過！？

因此，香港佛教史只有一九〇〇年後約一百年的記載，或只有一百年的可記載之處，可謂不可思議。

縱使只有百年的佛教歷史，要寫亦有其困難度。1•沒有明確及影響性大的事情作為連貫性的發展，寫出來除了鬆散外，亦缺乏氣勢，不能一氣呵成，讀後很快被遺忘。2•整個香港佛教史由眾多的「小事情」湊合而成，其活動較為傳統，組織散漫，乏善可陳。可是這些活動卻維繫著正法的久住，有些發揮著不為察覺卻影響深遠的功效，難以筆墨形容。3•大部份皆低調，或是偏於一隅進行，而不為「人知」，更鮮有誇耀自己或詳細的記載，後人或旁人難以知道。

一般歷史比較容易落筆，如一個朝代的成立、鞏固、發展、改革、繼承等，皆有其清晰脈絡，連貫性及軌跡。香港佛教史的分期，確有其困難。一般的脈絡寫法以1•某個人的發大心，在當地產生重大的變化或影響。如太虛大師、竺摩法師等。2•某團體的大力弘法而產生的影響，如一些佛教寺院、道場、佛學會等。3•海外佛教機構的進駐，如佛光山等。4•年譜或編年史式。5•社會或世界性重大事件的劃分，如抗日戰爭、革命思潮等。6•自然發展，演進，如分3期：1•萌芽或啟蒙期2•建立期3•發展期。

香港佛教史困難的地方在沒有明確的重大事件使其連貫及劃分。然而，在百年歷史中，卻有三年零八個月被日本攻佔，這短暫的淪陷，足以使佛教活動陷於停頓，成為香港佛教百年的前後之分。香港淪陷期從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，約在世紀之中期，剛好平均地分為前後期，而前後期的發展，有其截然不同之處及不同的發展。因此，香港佛教史該由淪陷期為分界線，分前後期去敘述。前期的初期，有零星的佛教活動，及個別人士的發心，直至一九二〇年，太虛大師訪港，將他在中國的革命思想及人間佛教理念帶到香港，產生很大的變化及啟發性，使香港佛教活潑起來，帶動不少有深度的活動及建樹，其規模及迴響，不下於現代的香港佛教，在大師及他的門徒及香港佛教的精英人士努力合作下，只需假以時日，可預見不久將產生另一番景象。無奈日本侵華，香港淪陷，人民生活艱苦，要生存已有困難，無暇兼顧宗教活動，香港佛教幾乎陷於停頓。待戰爭結束後，百廢待舉，人民忙於建設國家，加上多年內戰，宗教再難以發展。直至國家統治塵埃落定，佛教才慢慢從廢堆中建立起來，但仍須經歷數十年的光景才能恢復，穩步發展，是為香港佛教的後期。

耗盡一生 優多羅

人的一生彷彿很悠長，每個人的經歷很多。一生中做過的事情亦似很多很多。但可有想過大部份人耗盡一生只為做一件事。

除了那些營營役役，蹉跎度日的人外，真正於一生中成就的事情可能只有一件，其他彷彿無關的事情，卻原來是對人生唯一一件事的助成。曹雪芹的一生只為寫一本紅樓夢，雖然他經歷家族的盛衰，智識廣博，多才多藝，彷彿人生多姿多采，經歷很多，做了很多事情，卻原來只為一件事——就是寫了一本紅樓夢。很多國家的領導人，遍歷了求學，事業、戀愛、婚姻、奮鬥，彷彿做了很多，卻原來只為成為萬人之上的最高領導人。當然，事前事後也沒有很多曲折，起伏，可皆是為了一件事。而與該人生無關的事，很快便完結，成為人生的一件小漣漪。別以為一生可做一件事，亦有很多人耗盡一生，皆未能完成所願，如佛徒的菩薩道，那便需經歷不斷的輪迴，不斷的完成，端視乎願力有多大，目標有多遠，其間的精進度有多少。

原來人生真的苦短，每天吃飯、清潔、往來等，已虛耗了不少光陰，剩下來，能專注於事業的時間真的不多。若有其他事項打擊、引誘，更令我們分心，難回「正道」，雖一生擾擾攘攘，彷彿人生姿采，實在虛耗光陰，到頭來一事無成。

那麼，你一生的一件事是什麼呢？耗盡你一生，義無反悔的終生事業是什麼呢？

假如集 寂慧

情與理、對與錯、是與非，該如何抉擇？如何取捨？

父母病重，要吃動物肉；身為佛子的我們，怎辦？

父母病重，要吃人肉，身為佛子的我們，怎辦？

如果必須殺一人，才能延續父母壽命，一命換一命，怎辦？

情與理，生與死，孝與義，如何抉擇，如何取捨？

生命是無奈，遺憾。魚與熊掌，固難選擇，可是，情與理，不是更難取捨嗎？當兩皆禍害，怎辦？當兩皆沈重，如何取其輕？佛經中確有類似這些的故事。

這才是現實！才是人生！

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 提舍

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」。

為善本是輕輕鬆鬆，隨份隨力，毫無壓力，群策群力下，把任務完成，心中充滿喜悅，成就感，樂於再做。為善便可繼續下去。

然而，沒有錢出錢，沒有力而出力的現象，卻屢見不鮮，這樣的倒行逆施，當然帶來無限怨懟，最後不歡而散，甚或從此退出江湖。在佛教界內，有印經功德者，礙於面子，捐出巨款，或是虛榮心作祟，將自己的名字扯上巨額捐獻，令自己的財政緊拙；亦有為了爭作功德主，內壇、外壇主、義工領袖等，不惜節衣縮食，付出與自己身份不符的巨額金錢，可以預見，如此愚痴行為，必帶來痛苦。另一方面，主事者不對信徒作出教導，只求自己法會完成，是自私的行為，缺乏對信徒的悲心。

亦有一些人，有錢不出錢，諸多計較，只願出力，不肯拔一毛，或只是聊捐一點，他們肯花時間、出勞力，偶爾有些意外或小橫財，才肯慷慨捐獻；但於他們的資產，或是經常性收入，卻絲毫無損。對布施是為打破個人貪著的宗旨完全不能領會。

香港是一處先進富有的地方，當然要多些捐獻，尤其資訊，交通發達，可以快速地幫助世界其他地方的天災人禍等。若不把握這優勢，有錢出錢，浪費助人種福的機會，實在可惜。社會上，還有一些反對幫助他人聲音，實屬不智，且別具用心。每一個人，或是每一個政權，應深刻認識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的因果道理。

有一類人，閒來無所事事，除了吃喝外，什麼也願做。參加法會，他們俱是被服務對象，他們健康不錯，可說是有力，但沒有想過當義工，遑論承擔責任，偶而被要求當義工，不便推卻之餘，只有勉為其難，諸多拖延，敷衍塞責。可是，他們的人生，大多無所事事，渾噩度日，甚至有精神問題，這都是因果的關係。

道場或是法會的主事者，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，對信眾的狀況必需瞭解，使他們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居中作出適當的平衡，才能惠及各方；若不能平衡時，便要動用儲備，聘請賢能，或是作出捐獻，同樣本著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的宗旨，助人自助。

若是有錢有力，那是最好不過，應多作承擔，廣作佛事。若只有錢或只有力，那也不錯，仍可取其長，捨其短，還能有所作為，別忘仍有很多人沒有錢，沒有力，那便無能為力了。雖然可以有心，或是參與作受施的對象，但已是另一種層次，另一種方式了。

編輯：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：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：佛哲書舍



中環：德輔道中84號章記大廈601室
電話：(852) 3421-2231

台北店：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
電話：(02) 2370-4971

buddhist-bookshop.com

深水埗：白楊街30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391-8143

澳門店：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
第四座地下 H座
電話：(853) 2822-7044

1115, Cosmo Plaza
8788, McKim Way,
Richmond, B.C., V6X4E2
Canada
Tel: (1) 604-808-5082

元朗：泰祥街37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479-5883